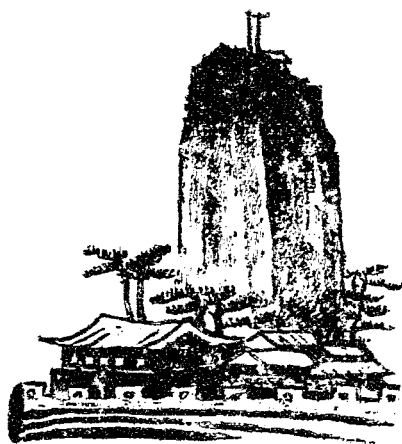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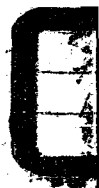


著 森 文 馬 司

危城記



文 生 出 版 社



7152
1570

2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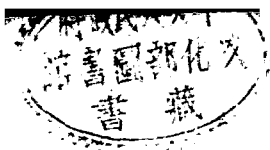
危城記

司馬文森著



文生出版社發行

•一九四六年•



·肥城危·

割 棄

我得到這樣一個臨時通知，有幾位朋友正要坐火車到衡陽轉湖南的解放區去。這幾位朋友，是我多年來所熟識的，且曾有一度在戰地同過事。因此，當我接到這一個消息後，就倉倉的趕到車站去，希望能送一送他們，並在末動身前和他們談一談話。

當我趕到車站的時候，他們已經到齊了，一共是十二個人，其中有四個是女的。他們到站已近一個半鐘頭，但是沒法上車，因為從柳州開出的車，在路上出事脫了班，一直到這時還沒有到站。到底車要在什麼時候才能到站，他們才能上車呢？恐怕連站長也沒法知道。因此搭客便懶散的，不耐煩的在月台上站着，走着，坐着，有些甚至已開始伏在自己的行李堆上，呼呼的睡着了。

這十二個正待出發的青年男女，自成一系的擠在月台上小小的一角。他們有的坐在自己的包袱上，低聲的唱歌，有的正陪着來送別的朋友，在月台上慢慢的來回走着，彼此親切的叮囑着一些別後的話。在這十二個青年朋友中，連我在內，一共只有四個送客，而在這僅有的四個送客中，我還發現一個穿着不很整齊的草綠色演劇隊女隊員制服的女人。她的年紀看來只有十八歲，但是在她的懷里，却

• 寒刺 •

已有一個半歲大的孩子了。不論從她的舉動，或裝束上看，都沒有地方可以使人懷疑，她是會長期的做過戰地工作的。在這時，她正緊緊懷着那半歲大的嬰孩，一面跟在一個像是領隊的青年後面，一面又悲哀又懇切的向他苦求着什麼，但是她的要求正在被嚴詞拒絕着。不過，她並不失望，她正興奮的爲着自己的利益，作最後五分鐘的努力。這樣，他們兩個人的奇異行動，很快便成爲大家注意的目標了。

這一個面孔渾圓而略現黝黑的女孩子，我好像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，但一時又記不起來。因此，當她兩度在我面前，跟那青年走過之後，就特別吸引我的注意。首先使我感到興趣的，是她的裝束和她懷裏的孩子，其次是她那焦急而又悲苦的舉動。在這城市，從抗戰高於一切變成國積高於一切以後，已經很少有人，特別是女孩子穿草綠色制服了，而她却就偏穿着這麼一套制服，這是很惹眼的。其次，我不明白在這一群青年隊伍中，還有什麼事使她不得不這樣焦急而悲傷？不久我又看見她第三次的在我面前經過，不只焦急，用種種可憐的話句去向對方哀求，甚至於眼中含着熱淚。

「你不能這樣，陳同志，你不能這樣不幫一個朋友的忙，」這是她含着淚哀求的聲音，一邊還伸出一隻手，去抓那青年的衣角。「想一想，要是你們通通走了，要是你們把我一個人孤獨的丟下了，叫我怎麼度日呢？我不能沒有朋友，我不能一個人孤獨的住在這個鬼城市裏。可憐可憐我罷，陳同志

，你不看我的份上，也應當在這孩子的父親份上。……」

那個青年像是已對她解釋得不耐煩起起來了，因此便露出頭痛的樣子。一邊仍然那樣昂然的走着，一邊却不斷的搖搖頭。

「黃同志，你這個人真太不懂事了，我不是早就對你說過，並不是我不肯幫忙，也不是大家有心把你丟在這兒不管，實在是我的困難太多了。我要怎樣說，才能使你完全明白過來呢？我覺得我的頭因為你的事給弄昏了。這不還是很明白了嗎？我們是要到敵後去做工作的，我們的工作是隨時隨刻都有遇到危險的可能。而你，却有一個小孩子，一個需要吃乳的小孩子，這怎麼行呢？你怎麼可以和我一起走呢？這些話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，還有其他的同志們不知道已對你說過多少次了，但是你不聽，你死纏住我，這叫我怎麼辦好呢。……」

「你要原諒我，陳同志，你是我們的老大哥，我不願意孤獨地留在這個鬼地方。」她的聲音很小，中間還夾雜了極為柔和的嗚咽聲，但是，人家對她這些話却不理會，只繼續講他的。

「至於說到生活，同志們總算已盡了九牛二虎的力量，你一個人再加上這孩子，三萬塊錢半年也盡可以馬虎過過了。等過了半年後，孩子大了，可以斷乳了，再到我們那邊去。半年的時間並不算長，只要半年，我們便會設法來叫你去。」

「不！不！」她大聲反抗着。「我不要三萬塊錢，我不要等半年，我要去，我要隨着你們去！」說着，她的淚水像噴泉一樣的流了出來，她已什麼也不顧，在那兒站着，索性放聲的哭了。

有一些好事的人，看見這情形，以為有什麼新奇的把戲看了，便紛紛的離開原來地方圍攔來，而且越圍越多，這就使那位青年大爲不安起來了，他做夢也想不到她會這樣。同時又使他感到慚愧，叫一個多年在一起工作的，不幸的女同志，在這樣多人面前丟醜，實在是不對。但是如果這樣，如果他答應了她，那又該會給他帶來了多少困難！誰都知道在敵後處境是够艱難的，特別是湖南解放區是一個新解放區，正建立不久，沒有什麼基礎，戰爭，那位來約他們去的人說，是每天都有發生的！他們到裏面去，是準備着在非常惡劣的狀態底下工作，因而去的人必須經過挑選，要能力強，身體強壯，能吃苦。而最大的困難是在路上，他們要通過國民黨軍隊的許多重重檢查和封鎖，如果不小心漏了一點消息，大家就完了。他感到徬徨。在他那徬徨失措中，我覺得他的眼睛也是含着淚的。

我在離他們不遠的一個地方站着，和一位同志談話，我對他說了我的希望，他也把自己的計劃告訴我。正當他講得非常起勁的時候，那位叫黃同志的女人突然慘痛的叫道：「不！不！」這使我不得不把注意力轉移到他們那一邊去了。於是我舉手叫那位朋友把談話停住，又轉着身到他們這一邊來。當他們正在邊走邊談判的時候，我相信我是聽得見他們所說的那些話的，而且從那些零碎的談話片斷

中，我也猜得出他們的大概情形。但是爲着要使我的話能說得更巧妙，打聽得更清楚，過了一會，我却故意的對這位朋友問道：

「怎麼回事？是不是那位女同志想去找她的丈夫，隊長不答應她去？」

「不，」我的朋友回答着我說，「她的丈夫已經不在了，現在她正孤零零的一個。」

「死了？爲什麼？」

「爲什麼？」朋友苦笑着，一會又嚴肅的說道。「爲了他是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青年，他有血性，他不甘對強權屈服。可憐的人，從前和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時候，他總是我們的老大哥，沒有一個不尊重他，敬愛他，同時也有許多女孩子愛他，追求他。但是他却一律的對她們表示不感興趣。不過，我們要知道，不管你怎樣堅強英明，人總還是人，這位同志和別的人一樣，青年雖有理智却極容易爲感情所敗，因此他就愛上這位黃同志，並且在戰地的時候，就和她同居了。他們同居過後不久，就有了孩子，這使她無法再在戰地逗留下去，不得不離開他。因此他便籌了一小筆錢，把她送到後方來生孩子，打算在生孩子後，把它送掉，然後再回到戰地去。但是誰也沒有想到，當孩子剛剛生出不上半個月，他就無聲無息的失踪了，我們無法找到他的下落，有人說他在集中營，實在在他是被槍斃了，爲了有人告發他是一個共產黨員。半個月後，我們的團體跟着就被解散了，我們帶着逃難心情回到

後來。現在，這個女孩子，你不要說她年紀小，她已經是一個死了丈夫的妻子，和一個孩子的母親了。……………」

「你們走了以後，把她留在這兒怎麼辦？」

「就是因為她有一個孩子，她不能和我們一起出發。不過，對她今後的生活同志們也有相當佈置，這幾天來我們已零零碎碎的湊了三萬塊錢留給她了，叫她好好的留在這兒，等孩子斷乳可以送掉的時候，再設法接她去。開始她哭着不肯，後來經同志們一再的勸導才答應了。但是，現在我們要走了，她又突然的變起卦來，你剛剛看見她叫嚷得那樣利害，就是爲了要求隊長准她隨大家去……………」

這位朋友的話正說到這兒，那兩位陳同志和黃同志的新交涉在經過一陣自省的沉默之後，又開始了。這次，他們爲了要避免在這樣人客衆多的地方談判，兩個人都同意到偏僻一點的地方，再詳細的商量一商量，於是不久就有一小塊陰影，把他們掩蔽起來了。不過他們的談判地方仍和我隔離得很近，因此我仍舊能清楚的聽到他們的談話。

「黃同志，到這時候我不得不拿最嚴格的态度來批判你了，」這是青年隊長的聲音，它很是理智柔和的。「這是一種變態的感情衝動，這是抹煞你自己和人家困難的一種無理要求，想一想我們這個隊，想一想我們是到什麼地方去工作，又想一想我們所擔當的任務，這怎能隨便從事？你在軍隊中證

過這樣長時間，難道還不知道在軍隊中，是不需要帶孩子去的女工作人員嗎？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，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，陳同志，但是我且問你，你們不答應我去，主要是爲着我有了一個孩子嗎？」

「這是最主要的原因，黃同志，我們不能帶……」

「還有別的沒有？」

「別的，沒有什麼。」

「要是我設法把這個孩子丟掉，你們肯不肯答應我去？」

「如果是這樣，當然，我們是歡迎你去的。不過……」

「那麼，」她說，一邊用手抹去眼中的淚水。「我會馬上去想辦法的。但是，陳同志你不騙我？你得答應我，在這兒再等我半個鐘頭，我很快就會回來的。」說着，她沒等對方表示可否，回轉身就急急的朝車站外跑去。不一會，我們都看見她像一個影子一樣的，迅速的在月台外消逝了。而在她懷裏的嬰孩，却始終是睡着的，因爲我們一直沒聽見它叫過一聲。可憐的孩子，它的不幸生涯就要開始了，但是它却一點也沒有預覺到。

半個鐘頭過去了，火車已經進了站，車頭離了車卡單獨的開出去添煤加水，旅客也紛紛忙上車

佔坐位，這十二個年青的工作者也大半上了車。但那隊長却不得不仍舊逗留在月台上焦急地徘徊着，他受了約束，他得等那一個人。但是那一個人却一直沒見出現。他原本是可以什麼都不用管，自己一個人上了車，佔好了坐位，然後由車拖着走的。但是他不願這樣做，他知道要是他這樣做了，要是她來這兒，看見他們都走了，說不定她會發瘋，或者發生什麼比這個更不幸的事情。他和她同過許多年的事，他了解她的性格，於是他便不得不這樣忍耐着，直到最後一分鐘。

現在是汽笛已經響過，車身也快開動了，他正抱着絕望的無可奈何的心情想上車去，就在這一剎那間，忽然就看見她背着一隻大包袱，氣吁喘喘的在月台外出現。她一邊招着手，好像要求那車慢點開，只要再等她十秒鐘就得了，一邊提着兩隻軟弱的小足，拼命飛着步趕來。他的心爲她焦急着，但却是充滿了喜悅的，好容易他伸着手抓住她，把她帶上正緩緩開出的火車上，同時沒等她來得及把氣息下，就抓住她問：

「孩子呢？你把它丟到那兒去？」

她不答，她只搖着頭，但在她的眼中卻充滿淚水。

我在離開車站，走向回家的途中，我的心是那樣地憂鬱和不安，這件事是那麼使人怕於去回想，但我仍願爲這勇敢的年青母親祝福！

我的朋友夏忠寅

衡陽外圍戰事正入緊張階段，曲江因為受它的影響，忙着作緊急疏散，我的朋友夏忠寅，就是這樣被疏散出來的。他到了桂林，在樂羣社住定之後，就派一個人送了一封信來，請我過去談談。

這位夏忠寅先生，是大學時代的同學，我同他進了同一個學院，同一系，同一年級，同一班，又住在同一宿舍裏面。此公聰明有餘，而沉潛不足。平時課堂上難得有機會見到面，至於說他到那兒去，很少有人知道的。每一到考試時候，他才出現，應考成績又不壞，分數雖不高，却門門及格，他說：「分數多有什麼用，能够馬虎及格就是了。」

跳舞場，跑狗場，廻力球場以至按摩院他都常去，而由救國會租界內所發動的一些示威遊行，他也一定參加，而且每次都爭着「交通」來做。因為他體格魁梧，騎得一手好單車，把帽子戴得歪歪的，騎在單車上，神氣十足地，在指揮部與隊伍間奔走。他在指揮部待着命令，命令下來了，就跨上單車到指定隊伍集合地點去傳達意見；隊伍的指揮人員提供了他一些必需材料，他就又趕回指揮部報告。等「發動」命令下了，他才又騎着單車到集合隊伍地點，用暗號拉一拉帽舌，或揚揚手，於是

，有人從人行道上跳出來，大聲呼喊著：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」跟着就有許多人喊。人像潮水似的，從各方面匯集到馬路上來，旗幟也飄起來了。

「四個人一排，四個人一排，手扣着手！」隊伍指揮下了命令，羣衆從前頭一直傳達下去，於是隊伍形成，向目的地開動了。

夏忠寅的單車，不停的在隊伍前或隊伍後旋轉着，傳遞命令，一直到結束爲止。他爲人熱心，而工作又做得十分熟練，因此大家對他都有好印象。

在我們學校裏面，組織有救亡小組，小組每週開會一次，過着嚴格的團體生活。他要求在小組中保留一個名子，却從來不參加開會，他說：「我重實際，不尚空談。」

「那麼開會都是空談了？」有人反駁着他說。

「不是這個意思，」他辯解着。「我是說我更適合於做更實際一點的工作。」

在小組會中，決定要讀的一些書報雜誌，有人把它交給他，他連看也不看一眼的就望枕下一塞，從此忘記有這麼一回事！他就是這樣一個人物，救亡朋友少不了他，跳舞廳，麪球場的朋友也少不了他，這叫做什麼份子呢？我們暗地裏給了他個稱呼：「中間人物」。他知道了，表示反對，他說：

「那一趟遊行示威，沒有我夏忠寅參加？」



·記城危·

大學畢業之後，我的朋友夏忠寅，忽然不知下落，有人說他到華北敵後去打游擊，有人說他被特務擄去關在集中營裏，也有說他已經到什麼地方去做官了。傳說紛紛，但在朋友間，沒一個能够肯定說出的。抗戰一爆發，我就參加軍隊工作，上海失守我隨部隊轉移到廣州。廣州和武漢相繼撤退之後，我就到了曲江，依然在部隊中幹政治工作。當時，戰局雖緊，但軍隊作戰情緒，以及政治工作人員的工作熱情，已不如抗戰初時的旺盛了。我們雖然負責了整個戰區的政治工作，因為經費困難，政治環境惡劣，大家都有空着無事幹的感覺。除了看報，讀書，談天來混時間外，便只好在飯後去找發洩這種鬱悶的機會了。我們成了一家大茶座的經常茶客。

某一天，我和黃服務員照例到東緣去「飲茶」，剛一坐定，忽然就聽見背後有人大聲在叫我：

「老林，林克平！」

這可把我嚇了一跳。老林就是我，我在當時用的就是林克平的名子，已經有許多時候沒有用這個名子。在這個地方根本沒有從前熟人，怎麼會有人知道我這個名子呢？我回轉頭去，離我十幾步遠地方，一個西裝革履，油頭，笑面的胖子，挺着鼓出的肚子站了起來，向我一直走來。我覺得他好生面熟，却又一時想不起他的名子來，我們拉着手，而我却在猶豫着。

「還認得我嗎，」那胖子親熱地說。「我是老夏……」

「夏——」我一時還想不起他的名字來。

「夏忠寅。」他不慌不忙的介紹着說。

「夏忠寅？」我差不多要叫出來了。「你就是從前的夏忠寅？」我從頭到腳，把他仔仔細細的打量着。

「從前是夏忠寅，現在也是夏忠寅，」他開玩笑地說。「從前的夏忠寅，也就是現在的夏忠寅。其正確性，正如二加二等於四。」

「可是你一點也不像。」

「日子過得久嘛，人自然會變。」

「你發福了。」

他大聲笑着，聲音非常響亮。

「至於你呢，林老哥，說句不客氣的話，却變瘦了。」

「不用你說，」我說。「我早有此感，坐下喝兩盃！」

「不，我想你還是到我那兒去妥當一些，那邊我還有一個人。」

「那個？」我問。

「就是那一個。……」

我順着他的手勢看去，一個又長又瘦，胸部平坦，卻又打扮得十分華貴的女人，正在玩弄手提包。

「這是密斯王，」老夏低聲的對我說。「從漢口跟我來的。」

「這些年來，你在幹些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說來話長，我想還是到我那兒去，詳詳細細的痛談一番，我也好把密斯王介紹給你。」

我對黃服務員關照着，請他先回去，便和老夏直向他的櫃位走去。那密斯王，看見我是個兵大哥，階級又不高，有點不大願意的站起身來，在老夏介紹過之後，就讓我把她的又瘦又冷的小手握着。我們坐下，伙計添上茶盃，老夏斟上茶，我們把這位密斯王丟過一邊，便來談大家這幾年來的生活情形了。

老夏替自己辯護着說：

「我是一點也不神秘，可是我為什麼不給老朋友知道呢！我覺得實際的做，比宣傳更來得有意義些，所以我一個人去做了，却不給一個老朋友知道。……」

至於怎樣去實際的做呢？他續又說道：

「離開學校，我一直就沒離過上海。平時大家都說夏忠寅不實際，我決心做點實際工作讓大家看

看。上海戰事爆發時，有一個別動隊要在南市成立，公開徵求隊員，我便走去報名，和我同時去的還有十幾個人，有學生，店員和工人，大家都很不錯，有相當高的政治認識。參加之後，我才知道人不少，他們也都是很有認識，很有熱情的，正如我夏忠實一樣。但是那主持人，是警備司令部的特工頭子，他認得我夏忠實，曾在救國會的示威大會上當過「交通」，他就以爲我來，和別的人來，都別有存心，想爭取武裝，造反，因此特別的不幫忙。在國民小學內，亂七八糟訓練了一通，不上三天，就說奉令出發，每個人只發了四個手榴彈，叫上前線去衝！我們到了大場，大場戰事打得很糟，要退下來。但是敵人的坦克一出現，他們就下令給我們：「別動隊就是敢死隊啊，衝上去！」後面架起機關槍，然後叫你衝，你衝不衝呢？不衝是死，衝了倒未必。好，孫子才怕死，衝上去吧。於是，我們帶着手榴彈去向坦克衝鋒了，一個中隊人，我敢担保說，都是挺優秀的青年，全給打死了，留下的只有五六個，我就是其中一個，夾雜在潰兵中退到蘇州。……」

他說得十分興奮，眼睛變動着，閃閃有光。

喝過茶後，他又接下道：

「……以後就只靠着兩條腿來和敵人賽跑了，賽得過算你幸運，賽不過算你倒霉，不是被俘，就是挨殺。我從蘇州跑鎮江，鎮江緊急疏散正到最後一天。沒有停留，我又走南京，南京比鎮江更

亂，只好再走蕪湖。就這樣叫化子似的，拖着命直到武漢。到了武漢，我病倒了，是一場非常沉重的大病，病了一個多月才好。病後我出街去，看見街上標語壁報到處張貼，男女青年不顧命的在奔走呼號，不論十字街，碼頭，車站，都有他們活動痕跡。他們在叫，在喊，勸老百姓獻金錢獻生命給政府。我實在可憐他們，這批不懂人情和社會險惡的羔羊，到末後不還和我們一樣，發了四顆手榴彈硬推上前線去對坦克車衝鋒？打開報紙，我讀到許多熟朋友的文章，這比青年學生的叫喊，更使我覺得好笑，算了吧，各位老朋友，反正輪不到他們發四顆手榴彈給你們，硬推上戰場去對坦克車衝鋒，可是，你們又何必去幫兇呢，青年人，懂得什麼啊！

「我變得什麼都不感興趣，看不下去了。說革命嗎？我不就革命過來；說抗戰嗎？我上過戰場，却落得這樣下場，發四顆手榴彈就叫你去對坦克車衝鋒！我不再去做傻子，我要生存，我要做人了！就這樣，我把一些舊朋友，舊金頭都打斷了，我和另一羣人做朋友。他們賭，我也賭，他們嫖，我也嫖，他們做點投機買賣，我也做，反正這個年頭都是一樣，做壞國家社會的也不止我夏忠寅一個！就這樣，我弄了點錢，開始從起商來了。」

頓了約一分鐘，夏忠寅抽着烟，給自已報告作着結束道：

「現在你看，我不是過得很好，太太是票友，可以拉兩下，哼幾句，上台唱做也還馬虎。荷包裏

多的沒有，三五十萬隨時可以掏出。武漢失守，人家丟光了東西在逃難，而我們還有大旅館住，上茶樓，找朋友發牢騷。就是這麼回事，老朋友，我現在把什麼都看淡了，一切都是假的，騙人的，存在第一！」

說完之後，老夏變得眉飛色舞，趾高氣揚。在說到最後幾句話：「一切都是假的，騙人的，存在第一」的時候，他甚至於就伸出手來，在我的肩膀上輕輕拍着，表示他內心的興奮和得意！

他的自白，特別是對他在自白中的坦白部份，使我非常感到興趣。不過，我並沒有表示自己的意見。我只說：時間是非常可怕的，時間使人升騰，也使人沉淪，至於老夏所過的「新生活」，是否對路，我不便說，我祇能說：

「時間會說明一切！」

他同意我的見解，把頭點着。

晚上，他請我到一家北方館子去吃晚飯，又請那位太太給我哼幾段京戲聽，然後我們分手，他說，第二天他們就要到香港去。

這件事，隔了好幾年，現在他又派人給我送信了。

我如約的去了，我的朋友夏忠寅沒有出門，他在一間寬敞修整美觀的房間住着。當我推門，第一

件事使我大爲吃驚的，是這個房間行李之多，簡直有點使人不敢相信。在房子的一角，整齊的堆着三十幾隻大皮箱，和十幾個包袱。我的朋友夏忠寅，口咬着雪茄烟，撫摸着突起肚皮，在行李堆前來回的走着，細心的觀察，好像裏面藏有什麼秘密似的。在床上，一個短小，結實，面孔略微黝黑的女人，穿着一套粉紅色睡衣，架着腿，以最誘人姿態橫在床上，手指夾着烟捲，烟圈在床上旋轉。……我在門邊站着，有點不大敢相信，我進來的房間是我的朋友夏忠寅住的。那男子當聽見敲門聲時，祇喊進來並沒有回轉頭，這時冷淡地回轉頭來了，看見我，便用他一貫爽朗雄亮的聲音叫着：

「哈囉，原來是你？真對不起，我沒有注意到。」

說着，他向我直衝上來，親切地握手。

「過來，」他用力的拉住我的手。「我給你介紹一下，這位是密斯沈，粵曲皇后，唱青衣，在香港是數一數二的名角。」對我說完之後，他又改着聲調，用那不三不四粵語向密斯沈介紹道：「這位是老同學林先生，頂頂大名的文學家，全世界知名的……。」

於是乎，那位密斯沈從床上懶懶的爬起來了，用她細小的，尖尖的小足套着拖鞋，在地上走前兩步，伸出又瘦又冷的小手給我拉着，那姿態好像在做戲，又像一個皇后對一個寵臣一樣。

「久仰得很，」她用粵語說道。「老夏常常提到你……。」

「我們是同學。」我謙虛地說。

「在大學時代，」夏忠寅說。「我們同一院，同一系，同一班又是同一個宿舍。以後又一起參加革命。」

「真是難得，」密斯沈說。「我能够認得你，我十分高興。」

開頭幾句話，我就覺察到，她給我的印象要比從前那個竹桿型的瘦女人好得多了。

「到酒吧去，」夏忠寅愉快的提議道。「又是四五年了，應該再去抒情一番。」接著，他又用那叫人聽了頭痛的腔調，對密斯沈說，「把衣服換一換，我們在酒吧等你。」

「你們先走一步，我就來。」密斯沈乖巧的說。

我們走到酒吧間去，這時酒吧間內除了那兩個侍役外，沒有一個人，我們坐定，喝着冰凍飲料，然後，夏忠寅一點也不改當年本色的說道：

「老哥，這一次你該給我慶祝一下了，一週來，我又創造了一個奇蹟。」

我不明白他的所謂奇蹟，我請他解釋。他吃驚的說道：

「你沒有看見我房裏的行李嗎？四五十件大行李，就值一二千萬，不是玩的。」

「曲江不是在大疏散，你這幾十件大行李怎麼運得來？一張三等票，聽說黑市也賣到二萬多。」

• 記城危 •

「所以說這是個是奇蹟，」夏忠寅興奮的說道。「從曲江到桂林的直通車，不知道有多擠，有許多人，有錢買不到票，要來無法來，任你有大背景，大人物介紹；買到票的，又搶不到座位，連車頂都劃成特別位了。可是，我不吃苦，坐的是頭等臥舖，不但人坐得了，物資也運了出來。」

「你這套本領，我一向就佩服。可是你這一次到底是用什麼法子搞的？」

「怎樣搞的？點破不值一文錢，還不是靠這個，」他用手比着圓圈，表示用錢的意思。「有錢還怕不用鬼挨磨。我做投機買賣，沒有比別人更好的辦法，就只有一個肯花錢，爲這幾十件行李，我花了三十五萬，又送給站長一個女人。」

「爲這些行李花幾十萬？」

「你以爲那些東西都是行李嗎？全是貨，大疏散時便宜買進，運出又可以免稅，這還不算。」

「在這兒賣出可以賺多少？」

「五六分利。」

「倒是一筆上算買賣。」我說。「到桂林以後呢？留桂林還是去重慶？」

「不是說桂林也在鬧疏散嗎？」

「有此一說，不過還沒見命令公佈。」

「你看會不會疏散？」

「看湘北戰事如何發展，假如衡陽失守，桂林處境就困難了。」

「這樣看來，還有一段時間好觀望了？」

「我也這樣看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我只得在桂林暫留一個時候，把貨拋出，再上重慶。」

「這樣打算穩當，」我說。「暫不離開這兒到什麼地方去吧？」

「不，」夏忠寅搖着頭說。「也許在這兩天內還要到曲江去一趟。」

「你的東西不是都帶出來了嗎？」

「是啊，除了帶不走的傢具之類東西。」

「那麼，你還去做什麼？」

「所以我說你們讀書人窮活該，這是機會啊，發財全靠這一着。」

「我不明白……」

「我可以告訴你，」夏忠寅拿出烟來，點上，抽着。「你知道，曲江這幾年來成了廣東的臨時省會，人口多，熱鬧，和香港交通也還方便。這兩年來由香港各地運來的物資，就不知道有多少。這」

• 記城危 •

次衡陽緊張，曲江緊急疏散，因為交通受了統制，物資無法疏散，大家又急於要控制一部份現金，國家大量拋出，物價一時狂跌。假如在這時，能够抓一些現金去收買，利用一些特殊關係運出，是有一本萬利的。我已做了一水，這次再想去做一水。」

我然恍了。

「會不會有什麼危險？」

「關係是現成的，有什麼危險也不怕！」

「我佩服你的眼光和精練的手段。」

「這有什麼大不了的，人說熟能生巧，做多了辦法自然就多，這都是從經驗中得來的！」

「這些年來，你都在做投機買賣？」

「稍稍的做一點。」頓了一下，他又說。「說句實在話，這也是沒辦法中的辦法，我何嘗想做投機商，不過看見人家如此，我們不做，別人不也一樣做。這一水成功，我也不想再做下去，有了錢做事就不怕失敗，談革命嗎，我不來，有錢就可以幫朋友。」

「這些年來有一種曲線救國論調，你現在又發明了一種曲線革命論。……………」

他紅着面，說：「這種看法有錯嗎？」

「不錯，可是我也不敢恭維。」

正說着，密斯沈來了。她打扮得十分華貴。她對我告罪道：

「對不住，害你們久候。」

我說：「我們反正一樣是談天。」

侍役走過來，她關照他要一杯汽水。

夏忠寅看見我在和她談話，一直就對我裝鬼面，我對他低聲說道：

「從前那一個呢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你從漢口帶來的。」

「唔，」他想起來了，就放開嗓子大笑。「那位票友，早拉倒了。」

「爲什麼拉倒？」

「你看她那個樣子能長久中我的意嗎！穿上衣服還馬虎可以看看，衣服脫光了就像一隻風乾板鴨。」

「那麼，你怎的又和她攪在一起？」

「還不是那麼回事，所謂逢場作戲，玩玩吧了！」

「現在她呢？」

「不知道。和我拉倒之後，她跟上一位華僑到上海去。」

「這一位怎的又弄上手？」

「二個戲子，我常去看她的戲，捧她的場，就攬上了。」會，他又接下道，「你看她的風度如何？」

「比那隻板鴨要活動一點，不過，說得難聽一點，我以為還是板鴨，你怎的專門對板鴨感興趣？」

他放聲大笑了，笑得把那位密斯沈也驚動了，她用廣東話說：

「你們在笑什麼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開開玩笑。」我不好意思接上說。

「笑你是板鴨。」夏忠寅爽直的對她說。

「什麼板鴨？」她莫名其妙地睜大眼睛。

「你是板鴨！」他指着她說。還是笑着。

「不要這樣，」我對夏忠寅說。「這玩笑開不得。」

他沒有理我，繼續說道：

「我不能解釋這個，只能說是心理作用，一個胖子男人就不喜歡一個胖子女人。反之，一個胖女人，也不喜歡胖男人，一定要一個胖的和一個瘦的合在一起才够味，我就是這樣，要找瘦女人才够味。」

「這不是一個使我感興趣的話題，」我說。「我們談點別的吧。」

「六七年了，你還是個書生。」他笑着批評說。

「所以一直在鬧窮，也許就是這個原因。」

兩個鐘頭後，我告辭着要走。夏忠實把我直送出大門來，他正經說：

「我請你來沒有別的，只有一點小事，說不定在今晚上，我就動身到曲江去，只等一個人，那個
人來了就動身。」

「密斯沈呢？」

「他還留在這兒不走，等我回來再打算。」

「你什麼時候回來？」

「最多一個星期。」

「你找我來有什麼事情？」

「我在這兒，你是知道的，沒有一個熟人。我希望你常常來看密斯沈，招呼她一下。」我說：「這個沒問題。」

「我全權付托了，」他說，和我用力的拉着手。

我離開樂羣社，向東江方向走，已入黃昏，街燈亮着，從衛國開出的火車，剛剛到，這城市突地增加了幾千人，市面好像也變得更有生氣了。在這些來客中，有不少從長沙曲江來的難民，他們極疲憊的在街上走着，惘然地找尋着當晚的歸宿。

我踏上中正大橋，妓女已開始在那兒出現。一個約十四五歲還沒有發育完全的女孩，被一個老太婆輕輕碰着，跟在我後面走，低聲的用湖南話問：

「先生，栽培，栽培……………」

我沒有理她，祇管跨大着步伐走路，在我耳中，却充滿着夏忠寅，得意的笑聲。……………

同居人

在觀望中，我們在桂林又過了一個星期。

這個城市，雖說離開前綫還有六七百里，但是社會秩序，却已陷於不可收拾的混亂狀態。一面是物資在迅速疏散，另一面物價却驚人的飛漲着；人，行李，車馬，流水似的在街上擠着，店鋪差不多全關閉，人們在關心戰事，物價以及交通情形。許多時來未曾看見的軍隊，又在市區內出現了，數目且逐漸的增加，所有的公共餐所差不多全被他們住滿了，他們又在找民房住。十字街口，半個月前就有士兵在趕造堡壘，現在做的更加急促，差不多日夜不停的趕着做。

三天前就聽說過有緊急疏散令發下來，現在雖然不見公佈，可是大家都相信，它不會再拖過今天。報紙從一大張改出一小張，聽說就是因為搬運機器的原故，它在市民心中，比政府公佈的疏散令更有力。

平時來往慣了的朋友都走了，有的沿江而下平樂八步，有的沿鐵路綫走，到柳州，宜山，也有到金城江和貴陽的。三天前，沈平到我家裏，我問他有什麼打算？他堅決地說：「走！」

「到那兒去？」

「沿鐵路繞走，沒有目標，走多遠就算多遠。能到那兒，就算那兒。」

「你帶在身邊的有多少錢？」

「不多，只有一萬零點。」

我替他盤算，有兩個大人和兩個小孩，一共是四個人：「够嗎？」

他不答什麼，却代以苦笑。這笑，是那樣地淒涼，陰森，使我有許多時候不會忘記。

「錢不够也得走，不走留在這兒當俘虜？」

我沒有說什麼，在這時，我又能說什麼呢？朋友間似乎用不着作空洞的安慰，而實際幫助，我又沒有能力。我們相對着，各在想着自己的心事。終於他走了。

今天，我到他家裏去，房子是空的，一些破敗傢俱，凌亂的堆在地上，我找遍了院子，好不容易才碰到一個老女人，她是幫這院子裏一位陳先生做工的，現在主人走了，留了一些帶不走東西，叫她暫時看看房子。我問她關於沈平的消息，她似乎不甚熱心，生氣的掄着頭說：「走了，全院子的人都走了。」

「沈先生什麼時候去的？」

她不答。我覺得沒趣，也自己返身出來。

沈在朋友中算是最後走的一個了，在這個已是十分荒涼了的城市，由於我們的共同需要，我們需要朋友間更多的溫暖和關切。我們是來往得更加親密了。有時，他到我家裏，再不然就是我到他家裏去。我們時常把困難提出來研究，尋找解決途徑，而大半時間則在交換情報。現在他走了，我好像覺得在自己的生活中突然失去了什麼。這個住了六年，曾爲它付出多少精力血汗的城市，對我是越縮越小了。

我從沈處回家，和當商量走的事，她說：

「我早就想說了，我們儘等，到底在等什麼呢？」

這話使我聽了禁不住吃驚，這十天來大家都認定時局無望了，走了，而我却像是十分泰然的樣子，到底爲什麼要等待，我從沒考慮過，現在經她這麼一提，我也覺得茫然了。顯然我們是在等待，可是我們在等待什麼呢？希望敵人進攻停止，使這個城市苟延下去？或者在不意中出現了奇蹟，叫敵人從三百里長的前綫潰退？這兩個都是不可能的，都是不可想像的。

「和別的人一樣，還是離開這兒好。」

她說，我相信這是我們目下唯一能够決定的辦法。

我把我們的決心通知王華。她是我們的房東，和我們同一個屋檐下相處，已經有三年了。我們住

的是她的房子，而她卻從不以自己爲這幢房子的主人自居，她說她把這個房子分租，爲着能够找一個好隣家，使她生活得不寂寞。

初和她相識是一個朋友介紹的，我們從德勝里搬到她那兒，也是那個朋友介紹。她對這個朋友是什麼都說的，但那個朋友却不曾告訴我們她是什麼人，他只在動身到重慶去前，把房子介紹給我們而已。當我們搬到她那兒去住了幾個月，大家由於相知，興趣相投，她覺得我們已可以做相知朋友了，有一天，才自動的告訴我們：她並不姓王，也不是中國人。

「那麼，你是什麼地方人，又是姓什麼的？」

「司馬太太你猜猜看，我想你一定猜得出的。」王華笑着，用她那鼻帶鼻音的聲音說。

「早就懷疑她不是中國人，可是，又不便說出她心裏想說的話，她說：

「我猜不出。」

王華抿着嘴靜思了一下，才又低聲說道：

「我說了，你不會討厭我？」

「那兒的話。」

她突地變得十分嚴肅，她說了，她是日本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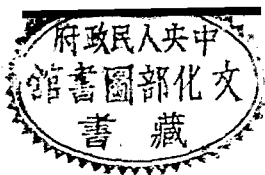
其實，我們是早就看出她是日本人，她的眼皮有點浮腫，下腿略爲外曲，走起路來是內八字。可是，她却說得一口漂亮的北平話。一個近四十的人了，却修整得像一個三十來歲人一樣。她在清早沒有打扮清楚以前，是很少見人的：「我不願意給人家看見自己那難看的樣子。」

王先生是一個國內有名的農業教授，他在日本時候，遇到一個比他年青十歲的日本女孩子。他從小的生活和教養，使他見了女人就無所適從，也害怕去和女人作友誼交往。然而，他直覺的感到需要，需要佔有這個野馬似的，勇敢，善良而不羈的女孩。他開始和她接近，到她家裏去，告訴她關於自己的一些私事。最後，他提議同她結婚。

這個提議使她吃驚，她曾吃過許多男人的虧，不大敢於相信他會看得起她，並且在短期間的接觸中，就這樣熱烈的愛她。她從小就不喜歡冷靜的人，她奔放，熱烈，愛音樂，愛藝術，也希望能遇到這樣的男子。卻沒有想到，她會遇到這樣一位科學家，而且就和他過一生，成爲一個賢良的妻子。

一當時，一她說，「我沒有答應他的要求，我不大願意離開自己的祖國。同時我們的性情年紀也不合。」

這個十八歲，美麗，活動的女孩子，是從一個封建家庭出身的，有五妹姐，三兄弟。二姐嫁了一



• 危城記 •

個企業公司的職員，她在十四歲時，就離開家庭，寄居在二姐家裏讀書。姐夫不是一個忠厚誠實的漢子，他看中了這個年青活動的小姨。

——他對我很好，好到使姐姐不放心。我對姐夫說：不要這樣，不然我就離開這兒。可是姐夫不理會，有一天，俟二姐不在家，甚至於對我……我抗拒着，和他打架，逃出來了。這件事，馬上就傳開，二姐不能原諒我，家庭也拒絕我回去。我沒有錢，沒有朋友，又受了這樣多閒氣，瘋子似的到處走着，找朋友幫忙，找工作做。我做過下女，也做過一些勞工，爲的是不要家庭的幫助。但是，我很失望，我是一個未經閱歷的少女，我以爲這個社會，只有姐夫一個人不好，家庭和二姐不了解我。可是在流浪兩年的期間內，我才清楚，壞人不止姐夫一個。我的男女同胞，都是怕人和不了解人的。這使我灰心，我決意不靠任何人的力量，我要替自己打開一條出路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我遇見了王先生。他是一個唯一對我說老實話做老實事的忠厚男子。然而，他是一個外國人，而且又是一個那樣古怪的外國人。因此，我需要考慮……

——經過我拒絕以後，他一點也不灰心，他不相信我會不愛他，儘管他在對一個未婚少女是那樣地笨拙，那樣的沒有生氣，而他却有了驚人的信心。他說：我不愛他，不答應和他結婚，不是爲了他給我的印象不好，而是，或者我對他的過去聽到一些什麼不愉快的閒話。於是，他又找了機會，並且對

我解釋着那許多事。他很誠懇，坦白的告訴我：在家裏的確有一個幼時訂婚的太太。不過感情已經破裂了，多年來也不曾在一起生活。如果我答應，他願意回去把離婚手續辦了再和我結婚。我還是不太敢相信他，我以為他是說着玩的，却也沒有反對，因為根本對他沒有存過希望。可是不久，他真的不見了，等到我們再見面時，他不說一句話，却慎重其事的把離婚證書交我到手中。當時我很感動，我說不出一句話，我放聲哭了。當自己的同胞，都用異樣的，惡意的眼光望着我時，而他，一個異國男子，對我表示真誠，我能够不接受他嗎？我答應和他結婚了。」

他們回到中國來，王先生當大學教授，而他的日本太太，則被交給那些懂得禮貌的北方女傭，學習中國禮儀。他自己給她上課，教她認中國字，給她起中國名字，其作用無非在把她造成一個中國化的女人。這勤勞的工作收到效果，她成了一個半中國化的女人。她生了一個男孩，兩個女孩。她自己受着中國教育，迷戀於中國古禮教的深淵博大，却又不曾忘記自己是一個日本女人。九一八後，那最大的孩子，就常在她面前喊：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」第二個女兒，也常常帶着敵視態度，勸她回日本。一中國和日本打仗，中國人不許日本人留在中國的地方！」

「那時，我真想走，」她在敘述時，汪着淚說。「但王先生不給我走，他少不了我，他在研究科學上一個教學上的問題，每天除了上課，就關在自己書房裏，不大出門，家裏和孩子不能沒有人管理。一

但是孩子們並不因反對自己的日本母親，而得到同伴的諒解。北平淪陷後，丈夫隨着學校遷入內地，她一個人獨當一面的管理着家務。每天清早孩子們出門上學，是打扮得整齊齊的，但是回來時却是破破爛爛，而目青腫，汪着淚，哭到她跟前訴說：同學們罵他們是小日本，截住他們在路上打！她面紅了，眼淚在眼中轉動着，可是她得照樣裝着笑臉，安慰着這兩個無知的孩子。她叫他們忍耐，不要聽野孩子的話，不跟他們打架！一直到把他們哄走或騙上床了。她才一個人獨自對着那空寂，古老的北京房子哭泣。……

她熱愛中國，也知道那些「野」孩子做的不錯。可是她不能忘記自己是一個日本女人，也以爲日本有些地方的確比中國好。這是一個矛盾，她無法來解除這個矛盾，就只能安慰着自己，說是命運不好，她的一生八字是一塊黑牌！

在孩子們間，鬥爭尖銳而且普遍化了。那兩個大孩子每「出門」總要被打破頭，撕破衣服，哭着回來。他沒有辦法處理，只能禁止他們再出門，書也不用讀了！北平的日本駐軍中，有一個從前舊親戚，走來勸導她，叫她不要受這種無謂閒氣，把孩子一起帶回日本。

「可是玉先生不在這兒。」她感到這是一個大困難，她不能沒有得到他同意就走。

「你可以寫信通知他。」

「不能，」她搖着頭說。「我不能沒有得到他的同意就把孩子帶走！」

「那麼，你自己可以回去。」

「這個家，還有孩子，叫誰來看管呢？」

在無法得到結論之後，她只好考慮到內地了。

王先生把她安置在桂林，他自己却到離開桂林有兩天火車路程的××去，每個暑假回來過假期。在這兒，她很少朋友，人地生疏，大孩子在一個國立中學做寄宿生，大女兒進了女中，做通學生，按時上學，按時回家。留在家裏的，只有她和一個四歲大的女兒。

她們的住居雖然和人家隔隣，可是它是孤獨的，前後左右鄰居，雖然鬧得翻了天，對它却似乎不發生一點影響，悄悄的，從早到晚沒有一點聲息。她讀書，伴着那個已略為懂得一點人事的小女孩講故事，每天弄新鮮的菜給大女兒吃，她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。

桂林曾住有日本反戰同盟的一隊人，那時，他們奉令在城內演出反戰話劇：「三兄弟」，他們一直忙到深夜，才結隊回到隊部去。一羣在異邦過半自由生活的太和孩子孫，拖着疲憊步伐，唱着情歌，從城裏走到鄉下。每回走過，必須經過她的門前。第一次，她在半清醒中，聽見那歌聲，她覺得奇

怪，第二天晚上，她在那同一時間內，站在窗內，看見一羣人提着燈籠，邊走邊唱的走了過去。她留心着這一羣人的行動，又叫她的大女兒去打聽這羣人的來歷。當她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一羣人時，她覺得難過，每次談到他們，她就想起她那被征調出來而下落不明的兩個兄弟，她流着淚，她想：他們也許已經被俘，正在和這一羣人過着同一日子，沒有完全自由的，在深夜孤獨地拖着疲憊的腳步，並且唱着思鄉的情歌。

她很想到找到機會，來和這些不幸的同胞見面，她想安慰他們，爲了戰爭，寂寞着的，不止他們幾個。然而，機會不多，他們在平時是不能隨便出來的。

終於，有那麼一天，她帶着小女孩在門外站，反戰同盟的人走過了，他們覺得這個小女孩長得好，正用日本話在互相讚美，她微笑着，聽得入神，不經意用日本話向他們致謝。那兩個人覺得奇怪，站着用吃驚的眼睛望她，胆小的問她是否也是日本人？她無法否認，覺得即使否認了也是不够大方的，於是點着頭，並且歡迎他們來坐談。

這個消息很快就傳開了，於是反戰同盟的人，便經常利用着可能的時機來看她，向她訴說客居的寂寞。

「他們都是一羣善良的孩子，他們到了這兒，覺得像是孤兒失去依靠，怪可憐的！」有許多次她

對我們這樣說。「我雖然反對他們曾經當過兵，殺過中國人。但他們是被動，不能作主的，我可憐他們！」

在這段期間，她過得很快活，她可以再用自己的語言，來談論故鄉的故事，可以聽見久已荒疏了的鄉音。但是，這件事很快就給最大的兩個孩子知道了，他們好像感到侮辱似的，用憤懣的語氣來向「娘娘」抗議：「我們是被迫害的人，我們不能接待曾經屠殺過我們同胞的敵人！」她面紅着，可是不會解釋。她又想起，他們曾經勸她回日本去：「中國地方不許日本人住！」她感到痛苦，她向他們道了歉，並以犯罪的心情對他們保證：「下一次不再接待這些不受歡迎的客人了！」

可是，當反戰同盟的人，又到了她們家里，並以寂寞心情訴說自己的不幸時，她又善良的請他們進來，用話來安慰他們：

「戰爭不管是誰勝誰負總會了結的！」

然而，這日子來的也並不長久，反戰同盟被調走了。臨走前一天，他們集體到她家裏來告辭，她沒有什麼款待他們，他們却合唱了一枝歌來贈她作紀念。那是星期日，孩子從學校回家，在平時那是他們全家最歡樂的日子，她要給每個孩子做一個菜，請他們吃水菓，或者帶他們去看場電影。然而，那一天她紅着眼睛對孩子們說：她不舒服！

當我們搬進這幢房子後，她對我們講過許多次關於反戰同盟的事：「他們在家里也許會被女人服侍得很好的，但是現在，他們像一個孤魂一樣到處被人拒絕接待！」

「但這能怪中國人嗎？」

她紅着臉，半響說：

「我知道，這都是日本軍閥不對，害了他們！」

當桂林入了轟炸期，每天差不多都有兩次至三次的警報。每遇燈籠在七星巖上掛起，她就倉皇忙忙的到藤洞去避難，在那兒聽見了轟炸，聽見了難民的咒罵聲，好像人家每一句罵日本軍閥的話，都是針對了她似的，她紅着臉，把頭低着。

我們很能了解她這種心情，因此每當轟炸過後，她來打聽死傷情形，我們很少有感情的刺激的話，可是，這比罵她更使她難過。她屢次說：

「每次看見日本飛機來炸人，我總覺得像是自己幹的一樣，很對大家不起！」

「可是，這和你沒有一點關係，何必爲這個難過！」

一本來是這樣，但我這脾氣很怪，老改不了！」她又說。「如果這戰事結束，我一定要回去，告訴那些當官當兵的，我爲你們受了多少苦啊！」

•同居人•

這些話雖然說得天真，有點近於開玩笑，但是她那樣真切的情感却使我們十分感動。

當當把我們的決定通知她時，她也在收拾行李。

兩個女太太面對面的坐下，當說：「市面太緊了，朋友都已離開。」

「司馬太太，你們呢？」她敏感的說。

「我們也打算走。」

「司馬先生得到什麼特別消息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桂林會不會丟呢？我看大家都在那兒忙着搬，實在心慌。」

「我想不會吧，我們的軍隊到了許多。」

「爲什麼人走的這樣多，難道真的是爲防空演習？」

當答不出這個問題，她們面對着苦笑了。

黃昏過後，我們忙着在整理行李，如果允許的話，我們想在明早離開。王華從隔壁開門出來，在我們窗下伸出半個頭，說：

「可以讓我進去一下嗎？」

蕾說：「請進來，我們沒有事情。」

「我只進來一會，」她說，輕輕的走了進來。「我怕妨礙你們工作，又忍不住要進來。」她看看小床。「小藍睡着了？」她接着說，聲音還是輕輕的。

「天一黑她就睡着了。」

「我帶來這個，」她有點不自然的說，打開隨身帶來的一個紙包，在紙包內包着一本紀念冊和一個據說是王先生從巴黎帶來的洋娃娃。「這個給娃娃做紀念。這個給你們題字，留幾個字好作永久紀念。」說着她又到小藍床邊去，看了一會才告辭着，輕輕退出去。

她自己有一男一女，而且都生得很可愛，但是這並不妨礙她對小藍的緣分。她愛這個小孩，這個還不滿十個月的小孩也愛她。當這個小生命還在母親懷裏的時候，她就做了蕾的顧問，她告訴她：應該準備一些什麼，注意些什麼。小孩出世後，我們沒有請奶媽，蕾又缺乏經驗，照顧小孩的責任，便大都由她代負了。九個月來，她沒有一天不抱過這小東西，小東西也離不開她。假如有一天，小孩見不到她，或不給她抱過，就會顯得特別不安。她聽見大人叫她「王太太」，她發不出那複雜的聲音，也跟着叫「太太」，從此「太太」成了小孩對她親暱的稱呼。

飯後，或家務已清理完畢，一有空她就過來把小孩接過去，帶到花園里或草地上去散步。久而久之，變成習慣了，到時沒有看見她，被她抱上花園去散步，小孩就會哭鬧。這往往逼得做母親的冒火，不得不求助於武力鎮壓了。孩子的哭喊，使她難過，她知道她受懲罰的原因，並因此感到不安，她倉皇的放下手中的工作，跑進房來，把小孩抱走了。

「小孩子不懂事，可憐，不能打啊！」

假如孩子大了，而且還能記憶起這件事，該會多麼的感激她。因此在閒談時，我們也常把這種天真的念頭告訴她，我說：

「當孩子進了中學，懂得一點人情世故的時候，忽然知道這件事，走去見你，把你抱在她懷裏，你又會作何感想呢？」

「我不見她，」她說，毫不考慮的。「那時我已經太老了，見不得人。見着她既不會給她好印象，爲什麼要見她呢？」

這句話，充分的表現着她的性格，在她一生中，對名利似乎無所需求，她希望生活過得去，對人好，個個人都喜歡她，稱讚她，高興和她作朋友，她就滿足。也正因為她對人有這樣態度，凡是和她接近過，有過來往的人，對她都有好印象。她對日常生活，保持着一個日本女人儉樸的習慣，吃得

很壞，開支特別節省，只有一件事，她從來不馬虎過，那就是她必須使自己永遠保持着年青美麗。她在這個城市沒有多少朋友，也難得有機會出門，白天要作家務上的操作。可是一入夜洗完澡，就給自已打扮得漂漂亮亮，爲的是可以在院子裏對着月亮坐上三四個鐘頭，或給偶然來訪的朋友看看。

.....

夜間，我們坐在菜油燈下，當在她的紀念冊上，毫不遲疑的題上「毋相忘」三個字，題完之後，她就將紀念冊遞給我，我也寫上這樣的話：「我們的相逢是偶然的，然而在生活史上却是一件大事，我珍惜這一段記憶，我相信你也一定能和我的一樣。讓我們在另一個沒有恐怖，沒有不幸的幸福自由的世界見面吧！」

第二天，我們要等一個朋友同路，沒有走成，她却得到在省府做事的一個朋友通知先走了。她要到離城十幾里路的鄉下去，那兒有一個省營農場，是王先生一手創辦起來，現正交給一個學生在那兒主持。假如時局再緊，她說，她就可以從農場下船離開這個城市。

臨走時，她到我們家裏來告別。

「真想不到，」她說。「却輪到我先來向你們告辭。」

孩子還沒起來，正睡着，她收厚給念冊，又要求和孩子告別。我們想把孩子弄醒，她拒絕着說：

「不要吵醒她，我只要看一看她就够了。」接着，她又自己嘆息道。「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再見！」

當把孩子的帳子打開，她對着那睡熟了的、孩子靜靜的凝視着，有好一會時間仍是十分捨不得的樣子。當那在門口等她的帶路人，前來催促快點動身的時候，她才低低的對着說道：

「我想親她，又怕把她吵醒。」

「沒有關係，」蕾說，「你可以親她。」

於是，她俯下頭去，在小孩睡紅了的臉上輕輕的親着。當她重新抬起頭，我們發覺她眼圈紅了，淚水蒙住她的眼珠，我們都受了感動，害怕去看着她，恐怕她會因此而流下淚。她悲哀的匆促的向我們告辭着，低着頭走出去了。

我們這個房間，平時就清靜慣了，這時又少了幾個人，只留下我們一家，就變的更加清靜了。我們好像突然失去什麼似的，在這房間，住着，感到意外的空虛。

孩子醒了，可憐無知的小生命，她並不知道這個世界已經變了，正要來的會有什麼樣的事情。我們也許要離開這溫暖柔靜的環境，也許要永遠離開這個美麗的小城市，和她最喜歡的「太太」。可是她不知道，她和平時一樣，一張開小眼，就側着耳朵傾聽隔壁是否有什麼動靜。有一會工夫，她忍耐

不住要喊叫了：「太太！太太！……」要是在平時，那位「太太」聽見叫聲，就會從廚房裏，或隔壁房間裏，丟下手中的工作一邊答應着：

「娃娃我就來。」

一邊趕過來。

可是現在廚房裏却悄然無聲。小孩子感到有點意外，便以更高的聲調呼喊着：「太太！太太！」而「太太」始終沒有答應，於是她皺起眉頭哭起來了。

從這一天起，我們不再自己起炊食了。因而，每天兩頓飯，就不得不到附近館子裏找飯吃。孩子一出門就變得十分活動，笑，跳，看見穿黑衣服的女人，就叫：「太太！太太！……」一掙扎就想過去給她抱。到了覺察出錯了，才又失望的回到母親懷裏。

小孩子在家裏也寂寞了，她再也見不到那位「太太」，也沒有人再來抱她上花園或草地上去散步。她不耐煩，哭，鬧，以至於使大人不得不發氣。在生氣時，我們打過她，過後看見她那樣懷疚地在呼喊，請求「太太」的庇護，我們又都感到難過。當笑着撫慰她，眼中却含着熱淚。多少年來，在朋友與朋友之間，也有別離，然而，從不會像這次的別離，使我們感到憾意。到這時，我們才覺察到，不但孩子愛了她，我們似乎也一樣愛她，孩子不忍離開她，我們也一樣不忍離開她。

第三天，送王太太下鄉的人回來了，他說：王太太很想念娃娃。同時交給我們一封信——

「鄉下地方很平靜，沒有像城裏那樣一夫叫人操心吊胆。除了吃，玩，睡覺，別無事做。想讀書，沒書讀，這使我後悔，爲什麼不在離開時，向司馬先生借幾本書來。」

「在無聊時，只有一件事使我安慰，那就是談論娃娃，和想念娃娃。司馬太太不會怪我這樣做吧，我捨了你的愛！」

「假如娃娃也想念我，請爲我告訴她：太太比她還難過，太太想念着她。……」

這封信，使我們都感動了。當把信遞給孩子看，告訴她是太太寫給她的，問她想不想太太？孩子有點茫然，接了那封信忽然大聲叫喊起來：

「太太！太太！……」

我們默默的站在她旁邊，看見她那興奮的樣子，都笑了；同時，淚水也蒙上眼來……

老郭和他的女朋友

我從柳州再回到桂林，桂林還沒有下第二次疏散令。黃沙河那邊，敵我雙方正在進行拉鋸戰。對黃沙河這一戰，不但桂林人寄以無限熱望，全國，不，差不多是全世界，也把眼光注視在這場血戰上。火車正緊張的從貴州把大軍運到湘桂前線，聽說運的是有名的九十三軍，中國少數精銳之一，會拱衛過陪都的。九十三軍增援前線消息傳開之後，沿途各站都有百姓前來慰勞，可是這個「龍打」的部隊，却因之更加驕橫，從貴州動身時起，就一路拘留站長，打司機，佔民房，却掠民衆財物而來，於是，老百姓對他們是又敬又怕了。敬的是，這個部隊的確架子十足，從架子可以看出他們是「龍打」的。怕的是，怕碰在他們頭上自己吃不消。

戰爭的形勢，起碼在外表上，是若干的穩定了。而桂林，因經過上一次緊張疏散，元氣未復，還是十分淒涼。

我在那落漠的街上走着，很少人來往，士兵荷着槍，在新築成的堡壘前來往的巡邏着。街道兩旁的店鋪，是大半關着，除了一些吃食店，很少有什麼活動。從車站走進城後，我就沿途去拜訪住在市

中心區的朋友。不過，大部份朋友不是說早走，就是打不開門。最後，我便坐着手車，一直回到江東岸的家裏去。當我半個月前，把家眷送出這個受威脅的城市時，和我們同在屋簷下，生活了三年多的王太太也下鄉去了。她是帶了兩個小孩子，到一個朋友的農場去住的，據她說：如果桂林形勢再壞下去，她們早準備着跟農場一道撤退；在農場面前，有一條江直通荔浦。不過，這已是兩週前的事了。我想，現在局勢雖然稍稍和緩，她們也許還不會回來。」如果房子是關着的，「我想，「我該住到那兒去呢？」

當我下了手車，並且以一種不十分有把握的心情去扣門，却意外的感到高興了：有人！先是我聽到那聽了三年，不變的，熟習了的聲音，跟着我又聽見那同是熟識了的足步。當大門被打開，我們面對着，似乎有一種情緒，使大家都暫時說不出話來。在別離了半個月後，我又看見那個和善的面孔了。我又回到我那小巧溫暖的木房裏來了，當我離開這兒時，我只隨身帶走一些可以攜帶的東西，也正因為走得倉促，把房裏帶不走的東西打亂了也不加整理。以當時形勢推測，我沒有想到能夠回來。現在我不但回到這個城市來了，而且我又回到會消耗過幾年光陰的小木房裏來。房裏的東西和我平時一樣，有條有理的被安置着，每一種東西有它自己的地位。整潔，光亮，絲塵不染。我在窗前，倚着書架站着，在同恩二週前倉皇撤退情形。

王太太輕輕的又扣着門進來了，她和平時一樣有禮貌的說：

「對不起司馬先生，我只進來兩分鐘。」

我說，我歡迎她進來。她進來了却不坐，只進到門檻就停下。她看看四週，面紅的說：

「對不起司馬先生，在你不在時候，我沒得你同意，把你的房門打開。」

接着她又給自己的這種行為作着解釋道：

「我看見你房裏有點亂，進來把它整好，雖說沒人在這兒住，我每天還是更進來打掃一次。」

黃昏過後不久，我出去找老郭。我相信，他直到現在，還不曾離開這個城市。

當我走到他門口時，從一張字條：「敲門時，請大聲呼喊，用力拍擊！」證明他的確沒有離開過這兒。這是一幢孤立房子，四周被竹籬圍着，原是菜園，被築成房子，這是近兩年來的事。這城市因戰爭的關係，意外的發達起來，原只有三五萬人的城市却突然增加到四十多萬，房子不夠住，只好向市區外發展，一向是荒山野地，現在也是別墅林立了。這幢房子，築成以後，轉來轉去，不知經過多少人的手，才被一個畫畫的朋友租下，那朋友一家人住不了那麼大一幢房子，又出去拉別的朋友合租，因之慢慢變成藝術工作者集會和居住地方了。當我離開這個城市前，住在這幢房子真的朋友差不多。

全走了，只有老郭一個人走不動。他只有一個人，也不是沒有走的路費，但是他說：無法找到交通工具。他到這個城市來已經三年了，他有一個職業，而且弄錢的本領也還不差，但是他的生活過得很壞，吃得壞，住得壞，穿的更壞，成日裝着寒酸模樣喊窮。有人背地替他算數，問他賺來的錢到那兒去了？儘管他裝的像，但是沒有人肯相信他窮。他們說：他只喊著做樣子，怕朋友向他借錢。他們稱他爲騙太人。事實上他確窮，有時竟窮到連伙食也沒有着落。唯一知道他這種實情的，只有一個明，他說：「人家都說老郭裝窮，實在冤枉，他是真窮，不是裝的。」

「他的收入不錯啊，它們都到那兒去了？」我問。

「這是一個謎，不過要我解答也不難，最好的方法，是去打開他床底下的樟木箱看看。」

在老郭房間裏面，陳設是很有趣的。不但床底下堆滿大而笨重的樟木箱，床前床後也擺着這一類的木箱。在他房裏的傢具中沒有正式的棹和椅，桌子是用木箱搭成，椅子也是木箱替代的。在那些木箱裏面，到底裝了些什麼，也很少人知道，有人竟以爲他把鈔票囤積起來，放在木箱裏不用。假如他真的是這樣做，那就未免太傻了，在通貨繼續向上膨脹中，那個肯囤紙幣的？他們相信聰明人如老郭，也一定不會作這種傻事的。那麼，這些大木箱又囤了些什麼呢？也還沒人知道，只有明出來證明，那些木箱裝的東西，不是鈔票，不是貨，而是寶！

老郭的爲人，是很少人不知道的。他多疑，小氣，有潔癖，不願佔人家一點小便宜，對自己的權利也看得很神聖。他抱着我不犯人，人不犯我的保守精神，在這個人海浮沉中生活着不求人幫助，也不幫助人！他對自己很刻薄，對朋友也一樣，但有一件事却是例外，那就是對書本的愛好。這種習氣，據說他在十年前就有了。可是他節衣縮食的，把自己收入的主要部份，用在他從書店搬來大批新書上，並不去讀它，也不是放在書架上當擺設。只是簽上名，貼好藏書證，便把它塞木箱內一塞了事。等他空閒無事時，才一個人秘密的闖在房門內把全部箱子搬出來，完全打開，一本一本的翻出來看看又復放下。在上海時，他就用這樣方法搜集了十幾箱書，上海一打起來，他倉皇的從閩北撤退，因而那些書也全丟光了。從上海到漢口，等生活稍一安定，他又重新搜集起來，可是漢口一丟，那些書也就完了蛋。到桂林後，他花了三年時間，重又使他的房間充滿樟木箱子，但是戰爭又開始威脅這個城市，桂林也在疏散了。不過，這一次他是決心要把那些書全部帶走，假如沒有可能，他也只好和那些心愛的珍藏品共存亡了。

我照老郭寫在大門上的辦法，大聲呼喊並用力把門拍擊。打了約有一分鐘，果然就聽見裏面有咳嗽和半嘶啞的聲音問道：

「誰啊？」

我大聲的給自己道了姓名。他似乎還在那兒將信將疑，遲遲不肯上前，經我重複說明，才說：

「等一等，我就來。」

我耐心的等着，從竹籬縫，我看見他重又走進房間裏去，半晌，才一手提一條粗木棍，一手提着一盞馬燈出來。我在門外，看見他把馬燈放在地下，提緊木棍，又重複打聽我的姓名，認為完全無誤了，才艱難的移開頂在門背上的二些障碍物：先是一隻破棹子，後又是兩隻破椅，然後又是幾根大木頭，最後開了鎖，一共是四重手續。他一邊這樣做，一邊吃力的喘着。終於把門打開了，我走進去，他一邊問我什麼時候回來，一邊道歉似的辭讓道：

「四周沒有人住，疏散後這兒情形很壞，常常有人進來偷東西。」

我說：「你這樣封鎖重重，更進出一次不是很不方便？」

老郭微笑着，在燈光下，我看見他的面孔是淺綠色的，使人有陰森感覺。他說：

「我現在是很少出門了，沒有朋友啊，出去做什麼。即使去了，也沒有什麼難訪訴去，熱水全完了，文化界的，我想只有我一個還留着。」

他把門鎖上，又細心的把一根杉木搬來頂上，然後提馬燈在我面前帶路。

院子裏現在是荒蕪得可以了，從前有人在裏面種花和一些樹，現在在那些花草上，堆積着幾道寒

了的破傢私，廢紙，垃圾。行人道上，也因為經久沒人行走，野草長出來了。

我們一邊走着，我就一邊問道：

「你不出門去，在家裏做什麼？」

「你怕我沒事做嗎，我現在忙得很，」他說，微笑着。「你馬上就可以看到，我是在做着多大的工程啊！」

我們跨進門去，先是客廳。而後是他的臥室。剛一進門，我就大為吃驚了，只有半個月沒有來，這幢房子內部全變了樣了，那兒像人住的房間，簡直是爛紙房。不論是客廳，是臥室，全堆着成尺高的破碎紙頭，這原是被剪過的廢報紙，那兒是被撕過的舊雜誌。他小心的走過廢紙堆中的一隻又是箱子，又是椅子的木箱上坐下。繼續工作。在他面前，還有一隻箱子，箱子上放着剪刀，針線，漿糊，旁邊的地土又是一疊二尺高的舊報紙。他得意的說：

「我在整理三年來的舊報紙和舊雜誌，本來未，最好是原封不動的帶，可是帶不走，只好剪。這也是頂痛心的，要犧牲好多的寶貴材料！」

「這半個月來，你的所謂偉大工程，原來就是這個？」

「你說這工程不够偉大嗎？」他抗議似的說道。「而其實，朋友既已全走，沒有朋友，沒有去處

，不做這個又能做些什麼？我剪了三年的報紙，把需要的材料從雜誌上撕下來，重新裝訂過。你說半個月時間長嗎，實際上，我所做的還不到一半工作！」

「一個人起伙食？」我改變了話題。

「自然是一個人。」他說，習慣的拿起剪刀和一份兩年前的新華日報。「朋友們走時留下十幾斤米，我把它燒着吃。人不吃嗎，老鼠也會幫你吃。」

「吃白飯？」

「不，有頂好的青菜。隔壁菜園的主人也全家走了，沒有人，那樣肥白青菜，放在荒園里可惜，因此我就常到他園里去要點青菜煮吃，你不要以為我貪小利，我不去要別的人也會來要。」

「難道這一帶地方，就只有你這一幢房子才有人住？」

「我想，是只有我這房子才有人住。」

「不覺得寂寞？」

他笑滿。在燈光下，我看見他那樣笑滿的神氣，配上那樣陰鬱的面色，使這房間增加了不少陰森和恐怖氣氛。我覺得，他有點不像常人，他已近似幽靈了。

「要我是你，」我說。「我早走了，到有朋友的地方去，這樣過活多難過。」

「我早不也和你一樣打算。可是，你得明白，我的工作沒有做完呀，這許多東西帶既帶不起，丟了又可惜，這就有點叫我進退兩難了。我雖整日關在屋內，但我相信大局不至於會太壞，要不然，你也不會回來了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「這是一種麻木的做法，希望雖不能不有，準備萬一的工夫却也不能不無！」

「我贊同你的意見，但我的條件和你不同。」他說，轉換了口氣。「這一次回來，有什麼打算？」

「我只是來看看的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說：還要走？」

「也許是這樣，」我說，「不過還得看一看大局。」

「搬來和我同住好嗎，我這兒還有點米和黃豆。」我和老郭做朋友，還沒有看見他這樣慷慨過的。

「你不是說一個人生活得很自由？」

他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向我看着，忽然嘆道：

「本來是這樣的，不過……」

「不過怎樣？」我覺得內中有什麼蹊蹺了。

頓了一下，他始又嘆息道：

「你知道，我平時是最怕人家來干涉我的生活的，現在雖然是一個人，可以生活得自由自在，而新的問題却還不斷發生。」

「我倒想聽一聽你的所謂新問題。」

他沉吟了一會，好像在考慮該怎樣措辭妥當些。半晌，始又說道：

「你知道，我從前有一個女朋友……」

我很快聯想起他的這個女朋友來了。是一個高大，肥碩，麻面而又缺嘴的中年女人，一個老處女。兩年前，他不知怎的和她碰頭了，也是一個醜陋孤獨而不爲人家所諒解的人物，這兩個同是醜陋孤獨的人物碰在一起，很快談談上去，而且很快就成了知己。然而他們的基礎很薄弱，經不起朋友和社會的譏笑，冷淡，不久，他們就又分開了。他們已不再做「朋友」了。

「她就住在我附近。」老郭接續興奮的說道。「她告訴我，她家裏的人全走了，而她不走，一個人留著。」

「一個單身女人留在這兒做什麼？」

「天知道她留下來做什麼。」老郭說，嚥了一口水。「她大概一個人也過得無聊，需要朋友，不

知怎的知道我還沒有走，也一個人留在家里，有一天，她突然到我這兒來了。她諺：『現在我們都沒有朋友，我們和好罷，我自然也不便拒絕她。我們便和好了。從那一天後，她每到黃昏，就來，不是從前門，而是從後邊，從侍衛那邊爬過來。……』

「她來做什麼？」

「她來和我做朋友，陪我坐談。」老郭苦笑着說。

「這倒很不錯，」我說，「怪不得你說不寂寞。」

他笑了一笑，接下文絲絲的說道：

「我倒希望能夠一個人寂寞地過一生。」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，我不能理解。」我說，也微笑着。

「我不反對人家在這時和我做朋友，但是，她來的動機不好。」老郭用可憐的病痛聲氣說道，「她有時帶着吃的，有時帶着酒，要我陪她喝，你知道，像我這樣的身體怎能喝得酒？但她不瞭解，一定要我喝。喝完了酒，她就醉了賴着不肯走，說：『反正這兒沒有人，讓我過一夜吧！』有時，她來，一聲不響，坐着老望我笑，笑得那樣使人難過，那樣使人恐怖，有幾次在深夜裏我看見她那樣笑着，我真想叫起來，衝出去。她那兒像個女人，她是魔鬼的化身，是陰魂啊！我怕，我怕她，勉強把她

送走，我就會成夜不能入眠，好像這屋子四周，滿佈着陰魂，到處都有那個女人的笑面，笑聲，眼睛，可怕人的眼睛。在書本上有她，在廢紙堆裏有她，在門背後，在床角，到處都有她，都有她留下來的恐懼痕跡。反之，她對我越來越有好感，不但晚上來，白天也要來，把我的生活全破壞了。有幾次我想出走，但是我捨不得這些書，我更找不到什麼去處。這個女人，這個魔鬼現在已變成我平靜生活中的恐怖和煩惱。……」

「你可以禁止她再來。」我同情的說。

「我怎能這樣做呢，我實在怕她，只要她一舉手，就會把我活活捏死的。」

「你知道，她這樣的煩擾你，要的是什麼？」

「我知道，我比你更知道。」

「你可以給她。」

他恐怖的睜大眼睛，叫道：

「她不是女人，她是獅子。而我只不過一隻病狗，我能嗎？」

「不能，你想怎麼辦？」

「我不知道該怎樣辦，」他說，從座位上站起來，「你來了很好，你可以幫我。我希望你增來和

• 記城危 •

我同住，她見有生人在我這兒住，她就不敢來，這樣，我就可以安靜的生活下去，工作下去了。」
我笑着搖頭，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，不是爲了那個女人，實在是，我怕和一個有了第三期療病的人生活在一起。

「或者我搬到你那兒去？」他轉圓的作着新提議。這正和我搬來和他住一樣的不可能。

我說：「這和我搬到你這兒來，一樣的不方便。」

他沮喪了，垂着頭，重新坐在位子上。

四周這時意外的靜寂，交油燈輕輕抖動着。也使映在壁上的人影搖搖不定。窗外是一片漆黑，在黑暗中，我向它凝視着，覺得像有無數陰魂在蠕動。久了，我甚至於神經過敏的覺察到，像是有人站在窗口，偷偷的向我們窺伺着，露出白牙齒，發出陰冷的笑聲。我有點不自然，站起身來，告辭了。老郭拿着油燈把我送出門，我覺察到，他已沒有我初來時那樣興奮了，垂着頭，一聲不響。在門口，我和他握着手，並且細心的叮囑他：

「好好的生活下去，短時間我不會離開這城市。我有時間再來看你。」

他感激地你說：「來，給我帶了許多生氣。」

「站在老朋友立場，我忠告你，你這種生活方式必須改變。」

「我也這樣希望，」他說，接着又改換了口氣。「明天到我這兒來，我準備早飯。」
我遲疑一會，也就答應了。

第二天，我按照約好時間去看他，他已把房裏東西稍稍的整理過一下，廢報紙已被掃到客廳上去，炭爐也生起來，爐子用十個鐵罐正燜着：罐子肉、骨頭和黃豆。鐵罐呻吟着，蒸發出誘人的肉香。老郭勉強的打起精神來招呼我，但是我看得出那是裝出來的，他的面孔比在夜間隱隱看見的，還要難看。我開玩笑的問他：「昨晚上魔鬼又到了你屋裏？」

他苦笑着，搖了搖頭，這不是表示否認神氣，而是表示無法抗拒。

「我一晚上不能入睡。」他訴苦的說道。

「爲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有幾件事……」

「可不可以對老朋友說？」

「第一，你的笑如起來擾亂了我。」

這句話使我感到意外，我告訴他我不明白他說這句話的意思。

「……我生活着，以我自己的生活方式轉，我覺得那樣生活很好，起碼我能够獲得平靜，沒有人逼我，一個人做着自己喜歡做的事。這是我多年來的志願。我這樣生活下去，假下去，到底要到那一天才能結束？一點也想不到。可是，你來，突然的出現了，自然給我帶來不少生氣。可是你一走，我感到空虛，我相信我不是生活在人間，四周是那樣的陰森，全沒有生氣。」

我點點頭，笑，却不說什麼。

「你走後，我想了許久，我覺得必須終止目下生活，要和別的朋友一樣，離開這個城市，到別的地方去。這是一個無望的城市，生活久了，也沒有什麼意思。可是，我離不開。這樣夢着，這樣夢着，料沒有整理，我苦惱，我不能入睡……」

我還是笑着，不說一句話。

「其次是，那個人又來了。」

「你那女朋友？」

「我把你送出去，剛一回來，她已光腳在我房裏的床上等我，她來了很久，一直在窗外等着，因為有了生人，不便進來。」

我覺到，我的喉嚨突然哽住了……

「那麼，我們的談話，她是完全聽到了？」

「她沒有說到這個。」老郭悲哀的說。「可是，她不高興，她一聲不響，在床上躺着，看我心煩的在燈光下剪報。約有半個鐘頭，我不動，她也不說話。忽然她從床上跳起來，像餓狼一樣的向我撲過來，抓住我的肩膀，兇狠的問我肯不肯同她結婚？結了婚就離開這兒。她說：你是一個孤獨的人，沒有去處，我知道，我可以帶你到任何地方去，我有錢，我有朋友！這個意外的進攻，差不多要把我嚇壞了。我只覺得我的呼吸短促，全身搖搖擺擺像是在雲裏霧中飄游着一樣。至於在失去知覺時，我曾作過什麼表示，有何表情這時一點也想不起來了。只覺察到，當我恢復了知覺的時候，那個魔鬼，已經又躺在床上了，全身精光的對我招着手，說：來，親愛的，我們結婚，明天我們就離開這兒。到任何一個有歡樂的地方去！但是，我連動也不敢動，只覺得恐怖，整幢房子，好似突然都充滿了鬼魂，它們睜着青銅色眼睛，張開喙血大口，發着陰森的冷笑。這那兒是人住的地方，這是地獄，這是陰司。我怕，我想大聲呼喊，衝出這幢房子。可是，我手足發抖，沒有一點氣力。我始終坐着不動，像木頭一樣。這觸怒了牠，牠爬起身來，把衣服重新穿上，狠狠的打了我一記耳光，便從窗戶跳出去走了。我只聽見牠的罵聲：無用的東西！和來時一樣的神秘，又不見了。當這屋子恢復了和平時一樣平靜，我的精神還無法恢復，我就這樣坐着，一直到天亮。我害怕入睡，我怕那個人會在深夜中摸入我

的房間。她只要這樣一把，就會使我送命！」

我說：「她對你既然有這樣好感，爲什麼你不和她結婚？這對你改變目前處境是很有利的！」
他吃驚的說：「你說像我這樣一個到了第三期癆病的人，有資格結婚嗎？我說過，她不是女人，她是魔鬼，獅子。而我只是一隻無足輕重，可憐而又卑微的病狗！」

「這也是一個現實問題。」我說，却想不到對他改變目前困境，有什麼更具體的建議。

「還是那句老話，」他說，「或者是你搬到我這兒住，或者我搬去和你住。」

我覺得，對這個不幸的朋友，不能再這樣直率的拒絕了，我說我願意就這個問題作一番考慮。

爲了一些私事忙，那天過後我一直有許多天沒有去看老郭。他也沒有到我住的地方來。到我想起他來，並要去看他時，桂林第二次緊急疏散令已經下了，風傳「能打」的九十三軍，在黃沙河不會跟敵人正式交鋒一次，就潰不成軍往後敗退了。敵人過了興安，城防軍開始奉命進入陣地，戰事已經發展到桂林外圍了。逗留在這個城市零零落落的十幾萬居民，正在緊迫情勢下，倉皇退却，我又不可能再作走的打算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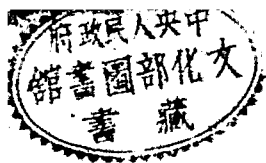
臨走前，我又到老郭住的地方去一次，大門似乎沒有什麼變動，我還是按照他的定規，大聲呼喊

，並用力拍擊，但大門依然不爲所動，里面也沒有一點動靜。我等了十五分鐘，還見里面沒有動靜，也就走了。

我到車站去。車站內外，正是人山人海，連離開車站三里外的馬路也住滿了人。他們攜帶着笨重行李，一家大小，在這幾萬候車撤退難民中，有一半是三天前就已到車站來等候了。凡有因的地方，差不多到處都是大小便箱籠，小吃攤，吵鬧聲，那不是二羣人，而是糞坑中的一堆蛆虫。我似爲。

我揹着隨身攜帶的一點點行李，在擁擠人羣中擠向車站去。三里路長的一小段路，却要費力地走了兩個鐘頭，才勉強捱到車站。月台上的情形比車站外還要緊張，人擠的更多，等到夜新來的人無法插足的程度。但沒有看見火車。什麼時候有車開來，什麼時候有車開出，誰也不知道。問一問車站，他們也和難民一樣莫名其妙，鐵路線的整個交通指揮系統已經亂了。沒有人能夠支配和安排火車的正確行期。

在月台內，我很想利用一下等車時間，活動活動，我以爲在這幾萬個等車撤退的難民中，也許能找幾個熟習朋友，大家互相約定一下，好在車到時，各一車有個助手。但我找了足足有一個半鐘頭，除了碰到兩次兜黑市車位的白相人外，不見有一個熟人。這使我有點失望。我想再找個休息地方，正



• 危城記 •

在找着有沒有人行李可以暫時坐下休息休息時，却意外的聽見有一個囉噪子在叫我。我回頭一看，真是出乎意外的吃驚了，原來那個叫我的不是別人，正是老郭。他面色難看地，坐在一大堆樟木箱上，這些箱子也許有許多人以爲它裏面藏的全是金子，而我是清楚它的內容的。我向他走去，他一邊困難的咳着，一邊來和我拉手，我說：

「早上我去找你，沒有人開門。」

他說：「我昨天上午就到車站來了。」

「一直等到這時還沒有走成？」

「車已開了好多班，我原本有許多機會走，但是這些拖累着我。」

他所指的「這些」就是那六七隻大木箱。

「你還想在這個時候，把它通通運走？」

「不運走這些東西，光我一個人走有什麼意思。」

「要把這六七隻大箱運上車去，在平時也不容易啊！」我說，他只是在搖頭苦笑。一個人來

！

「自然是一個人。」

「你那位女朋友呢？」

「不要說她。早走了。」

正說間，車站上忽然大大的騷動起來，有成萬人同時叫着奔跑着，我以爲有什麼事情發生了，正待去打聽，忽然看見遠遠有一列車向站上直開進來。我也以爲時機太好，不可失，倉倉和老郭告別，也什在人羣中向鐵道那邊直衝過去。十五分鐘後，車進站了，跟着一場驚人的爭奪戰遂開始，而結果還是那些強健有力，行李輕便的人佔便宜。我遠遠的看見老郭也緊張得很，但是他只有一個人，拿人去搶車，沒有人替他來看那六七件行李，算能馬虎擠上車，又有誰肯替他把那六七件笨重行李搬上車？我看他的確是左右爲難。當我和別的許多人都已上了車，還看見他一邊困難駁着，一邊焦急地在那些幾大木箱前打旋轉。終於，車又要離站了，我在車上，向他最後投瞥着，他已失望的重新坐回箱子上，閉着眼睛養神。這在他，又是可以走然而被拖累着的機會。而這種機會，對他永遠就像是可望而不可及的。

車拖着過重負担，向柳州開去。從回來再度出走，只有一個星期時間，而我好像覺得已經做過一點冗長的夢，那夢的生人是老郭和他的女朋友。

有關美本論
寫的信，
容的連續。



義理論叢書

普列漢諾夫著 7.40

李易吉龍大著 6.50

狄芝根 著 6.70

馬克思 著 5.10

留 著 1.60

用大筆可走的，祇有那在攀登
人，有希望攀到光輝的頂點。

—— 區 育 風 ——

715.2

1770 2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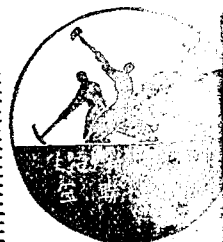
注 意

1. 借書到期請即送還
2. 請勿在書上批改圈點折角
3. 借去圖書如有污損遺失等情形須照價賠償

生 活 · 讀 書 · 新 三 聯 書 店

· 北京分店 ·

地址：王府井大街八十六號
電話：五——〇〇九〇三號
四號



危城記

著作者：司馬文森

出版者：文生出版社

總經售：新民主出版社

出版期：卅五年九月初版

印數：一——二〇〇〇

定價：每冊一元五毫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82
176270

